



戰圖又得重增冊—— 略論院藏平定廓爾喀戰圖銅版畫

■ 李泰翰

「平定廓爾喀戰圖銅版畫」為清宮製作之戰圖銅版畫系列之一，有關本套戰圖之探討，前人雖有述及，似仍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。本文擬就此套戰圖各圖排序、製作經緯，及各圖之內容說明，主要以原始檔案及銅版畫戰圖為主，期補充前人研究。

本套戰圖的排序

本戰圖一套八幅，惟綜觀目前研究對各幅的排列次序，看法不一。像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中載之排序，依序為：一、攻克協布嚕圖，二、攻克東覺山圖，三、攻克瑪噶爾轄爾甲圖，四、攻克濟隴圖，五、攻克熱索橋圖，六、攻克帕郎古圖，七、攻克擦木圖，八、廓爾喀陪臣至北京圖。¹但持另一種排序者亦有，如翁連溪表示：「八幅圖依次為：攻克擦木、攻克瑪噶爾轄爾甲、攻克濟隴、攻克熱索橋、攻克協布嚕、攻克東覺山、攻克帕郎古、廓爾喀陪臣至京。」²而以此排序者，另有撰寫專著〈〔解說〕平定廓爾喀戰圖〉的高田時雄教授。³

那麼，何種排序較符合本套戰圖呢？本文所據資料有三。一為在嘉慶十一（1806）年，由大學士慶桂等奉敕纂輯而成的《國朝宮史續編》，在第九十八冊中提到本套銅版畫戰圖，署名為「御題平定廓爾喀戰圖」，提到：「銅板，紙印本，縱一尺六寸，橫二尺八寸，凡八幅」，並列出各幅圖名，後載錄御製詩。依其排列次序：第一幅攻克擦木戰圖，第二幅攻克瑪噶爾轄爾甲戰圖，第三幅攻克濟隴戰圖，第四幅攻克熱索橋戰圖，第五幅攻克協布嚕戰圖，第六幅攻克東覺山戰圖，第七幅攻克帕郎古戰圖，以及第八幅廓爾喀陪臣至京圖。⁴

其二，《御製詩文十全集》，書中收錄有〈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有序〉一文。排序及圖名，分別為：攻克擦木圖、攻克瑪噶爾轄爾甲圖、攻克濟隴圖、攻克熱索橋圖、攻克協布嚕圖、攻克東覺山圖、攻克帕郎古圖，以及廓爾喀陪臣至京。⁵

其三，《欽定廓爾喀紀略》第三冊載「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」各幅次序分別為：「攻克

擦木戰圖、攻克瑪噶爾轄爾甲戰圖、攻克濟隴圖、第攻克熱索橋圖、攻克協布嚕圖、攻克東覺山圖、攻克帕郎古圖，及廓爾喀陪臣至京。」⁶

綜上所述，無論是《國朝宮史續編》、《御製詩文十全集》或《欽定廓爾喀紀略》等，對「平定廓爾喀戰圖」各幅排序皆同，由此可知，本套戰圖各幅排序，與翁連溪及高田時雄兩位學者所論較為一致。

本套戰圖的製作經緯

透過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（以下簡稱《活計檔》），⁷以及清代文獻檔案等資料，有助於補充說明本套銅版畫戰圖製作經緯。

據《欽定廓爾喀紀略》載，在戰役未結束時，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）已命福康安（1754-1796）等，繪圖呈覽，似有打算準備製作戰圖。紀略提到：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、海蘭察、惠齡、孫士毅、和琳、鄂輝曰：『……再福康安等前次進呈之圖，只有濟隴以內，著福康安於大功告成後，將濟隴至陽布山川地名，及險要形勢，官兵打仗克捷處所，詳繪一圖，貼說呈覽。』」⁸另透過《活計檔》得知乾隆五十八（1793）年二月間，平定廓爾喀戰圖銅版畫已著手進行：

初三日，筆帖式百福持來題頭單一件，內開二月三十日，御前大臣福面奉諭旨，現今平定廓爾喀戰圖八張，著如意館起稿，得時陸續交銅板處繪畫清圖。按照臺灣、安南戰圖之例，刊刻銅板一分，欽此。於十一月十八日，將畫得廓爾喀第一、第二清圖二張，各隨原稿持進固倫額駙豐、總管大臣伊，交太監厄魯里呈覽。奉旨，知道了，欽此。⁹

而在「平定廓爾喀戰圖」製作時，「平定安南戰圖」尚未製作完成，由此顯示宮廷製作銅版畫的工匠極可能是同一批人。《活計檔》載：

於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，銅板處持來旨意帖一件，內開十一月初二日，奉旨著查所有造過戰圖銅板，俱係何處，查明具奏，欽此。侍郎伊齡阿遵旨，查得……安南戰圖銅板一分，計六塊，已刻得五塊，第六塊現今赴辦約於十一月內完竣，業經奉旨得時壓印二百份，欽此。廓爾喀戰圖銅板一分，計八塊。現繪畫清圖打造銅板，謹此奏聞。¹⁰

廓爾喀銅版戰圖製作完成前，清宮亦製作過設色廓爾喀戰圖，設色圖比銅版畫更早被製作完成。而從檔案也顯示，第八幅「紫光閣賜宴圖」要比前七幅製作為晚。乾隆皇帝過目後，曾要求如意館畫師莊豫德、馮寧、伊蘭泰、清柱等人將此七張戰圖總繪成一張全圖。「紫光閣賜宴圖」則是乾隆皇帝命如意館起草稿繪成後交銅版處過細稿後再著色，並命銅版處自行依銅版尺寸繪畫刻作銅版。¹¹

目前能掌握的資料，並未見到本套銅版畫製作完成明確時間，但由《上諭檔》可見乾隆皇帝詢問廓爾喀戰圖銅版畫何時能夠刊刻完成的紀錄，略謂：

啓者本日面奉諭旨，從前平定伊犁、金川及臺灣、安南四分戰圖，早經刊刻完竣，現在刷印成冊，各有若干分。至廓爾喀戰圖，目今亦應刊刻，約於何日辦理完竣，刷印成冊，著金簡逐一查明，欽此。特此佈達，希大人即遵照辦理覆知本處，以憑具奏，分別頒賞，並候近社。¹²

據回報表示，製作擬趕在乾隆六十年

(1795)底完成。檔案中提到：「奉旨問，安南戰圖銅板十一月底完竣，其廓爾喀戰圖銅板何時完竣，欽此。太監鄂魯里口奏，趕六十年冬底可以完竣，具奏。奉旨：知道了，欽此。」但實際製作完成時間，似不應排除至嘉慶年間方完成。¹³

至於平定廓爾喀銅版畫壓印份數為兩百三十九份，其中有五十二冊裱冊頁，入匣二十四份。壓印此份數，乃是因金川、臺灣、安南等戰圖銅版畫原壓印二百十九份，又再加印二十份之故。而本套戰圖當時尚未製作完成，因此，奉命待刊刻得時，直接壓印二百三十九份。¹⁴

另據本院資料庫顯示，本套銅版畫戰圖的頒賞時間，應是在嘉慶五年（1800）年初起至三、四月間，因有不少大臣紛紛上摺謝恩，感謝嘉慶皇帝（1760-1820）賜給平定廓爾喀戰圖銅版畫。¹⁵這些大臣被賞賜戰圖是在嘉慶五年間，換言之，表示是在乾隆太上皇帝逝世後才開始賞賜。

本套戰圖的戰事及構圖

本套戰圖內御製詩的落款時間均為癸丑年（乾隆五十八年，1793）新正月，詩均為補詠，相較其他套戰圖，時間及體例較為一致。乾隆皇帝曾命大臣將詩內容解釋給曾參與戰事的額爾登保（1748-1805）聽，《上諭檔》載：「臣等謹將御製七戰七勝圖詩章，逐篇逐句以俗語解說，向額爾登保詳細詢問，據稱，御製詩所詠，與七戰得勝情形，俱屬相符等語，謹奏。」¹⁶可知戰圖內御製詩內容曾詢問過參戰將領，並獲追認符實。

《御製詩文十全集》收錄有〈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〉，有序文一篇，乾隆皇帝表示，征



圖1 清 平定廓爾喀圖 第一幅 攻克擦木之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184

伐廓爾喀難度更高，透過戰圖能讓他緬懷將士辛勞。雖「深知窮兵黷武之戒」，但自己有賴天佑，故遂成十全之武功，其「較古之英君賢將赫濯樹勳者，雖不敢云過之，而自審實無不及。」¹⁷

十全武功雖提到平定廓爾喀兩次，但本套戰圖鐫刻內容僅係以第二次廓爾喀戰役為範圍。本套戰圖共八幅，相較其他套銅版畫戰圖，其規模比平定西域、回部（十六幅）、金川（十六幅）、臺灣（十二幅）、苗疆（十六幅）為少，但多於平定安南戰圖（六幅）及平定狆苗戰圖（四幅）。

過去在研究本套銅版畫戰圖時，鮮少用到《御製詩文十全集》（簡稱《十全集》）。《十全集》內〈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〉在各首御製詩前，多有一段簡要說明，有助於瞭解御製詩及各幅圖之繪製內容。以下，特節錄說明文字，

並簡述各圖內容。¹⁸

第一幅：攻克擦木之圖

本圖（圖1）的御製詩被置於圖的正上方處，《十全集》補詠文字為：

福康安等於閏四月二十七日，自第哩浪古進兵。五月初六日，至擦木地方，遇見賊匪，即乘陰雨連夜分兵五隊，海蘭察等由正路直攻。福康安為後勁，指示將士往來截殺，立將賊碉攻克，殺賊目三名，賊匪九十餘名，獲活賊十八名，首戰即捷，已振先聲。

擦木位於兩崇山夾峙中，前後有石碉兩座，四周樹木茂密，大河環繞。圖右前方有將領正在審視戰局，清軍先奪佔前座石碉，繼而圍攻後座石碉西側，並從石碉東面攻入。畫面中可見，清軍正在猛攻，敵方驚慌失措，死傷慘重，紛紛避走，藉以突顯清軍奮勇殺敵終獲勝利之



圖2 清 平定廓爾喀圖 第二幅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之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180

情形。製作沿襲宮廷銅版畫技法，對人物面容較不重視，但整體鐫刻頗為細緻。

第二幅：攻克瑪噶爾轄爾甲之圖

本圖（圖2）御製詩被置於圖右上方處，但為避開圖繪岩上樹木，稍有不自然感。《十全集》補詠文字如下：

擦木既克，之後我兵乘勝直抵瑪噶爾轄爾甲地方，樹林中藏有賊匪三百餘人。福康安令官兵一面分投下壓，一面派兵埋伏半山石壩下。故雷一路誘賊上至山半，鎗箭齊發，刀矛競進，賊匪奔竄，追至邦杏地方，殺獲甚多。連日再戰再捷，士氣百倍。

本圖清軍從左方殺來，前景描繪清軍奮勇殺敵情景，相較上一幅圖，更能感受戰況激烈。圖左中後景可見有一碉堡依山而築，此處山勢甚高，雲霧繚繞，此時的清軍正以火槍猛烈射

擊，廓爾喀兵逃散，清軍已強攻而上，守軍不敵，終難逃被攻克命運。

第三幅：攻克濟隴圖

本圖（圖3）的御製詩置於圖的左上方處，《十全集》補詠文字為：

濟隴為後藏西界官寨，高大寬廣。賊人週圍疊石為壘，復於西北及東南山梁另砌大碉。我兵於初十日丑刻，分路攻取，搶上東南山梁。其碉座上兩層拋入火彈焚燬，並焚其寨下房屋，火光燭天，乘勢進攻，至亥刻攻破官寨，東北隅賊匪滾山逃竄，官兵盡力追剿，於是藏地全復。

本圖呈現多處戰爭場景，圖下方前景可見將領勒馬暫作停留。圖右方有個幾佔本圖半幅之大寨，大寨外有石牆環繞。清軍以火槍射擊廓爾喀兵，有的更已殺入圍牆之內，廓爾喀兵



圖3 清 平定廓爾喀圖 第三幅 攻克濟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181



不敵，紛紛潰逃。圖右方的廓爾喀兵在清軍砲火猛轟下，紛紛從高處往下跳。另圖左方，廓爾喀兵在清軍猛攻下潰逃，亦有跌倒者。

第四幅：攻克熱索橋圖

本圖（圖4）的御製詩被置於圖的右上方處，《十全集》補詠文字為：

距濟龍八十里為熱索橋，過河即係賊境。橋上浮搭木版，賊人於北岸索拉山上砌石卡一處，南岸砌石卡二處，據險抵禦。十五日，官兵直前，攻破北山石卡，其南岸賊匪望見，盡撤橋板。福康安密遣官兵，由峩綠山上游紮筏潛渡，正路官兵亦乘勢搭橋，同時並濟，追剿至色達木地方，又過熱索橋三十餘里矣。

本圖前景處可見將領們正在審視戰局，沿其視線，可見到沿岸大隊清軍攻剿廓爾喀兵的情形。清軍由圖左下往右上進攻，軍隊正渡橋剿殺，橋為臨時克難所建。本圖右半部有一條

圖4 清 平定廓爾喀圖 第四幅 攻克熱索橋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182



大江，看似平靜，但仔細觀看江邊左岸，有不少廓爾喀兵，在清軍的猛攻之下，跳入水中求生，正值生死一瞬間。

第五幅：攻克協布魯圖

本圖（圖5）的御製詩被置於圖正上方處，《十全集》補詠文字為：

官兵過熱索橋，行一百六七十里，至協布魯地方。有橫河一道，水深溜急，兼之河以南，賊人所據地勢極高，仰攻為難。福康安等帶兵繞至橫河上游，夜間以大木借接枯樹渡過。次日分兵三路，併力壓下，焚燬賊寨。正路官兵亦即成橋過河，佔據賊卡，先後追剿，截殺五百餘人。

本圖進攻動線從左下往右上而進，清軍分路剿殺廓爾喀軍所向披靡，廓爾喀兵紛紛往山上逃奔。本圖前景可見清軍攻破廓爾喀石砌碉座，在圖右方，可見到對岸亦有清軍正以火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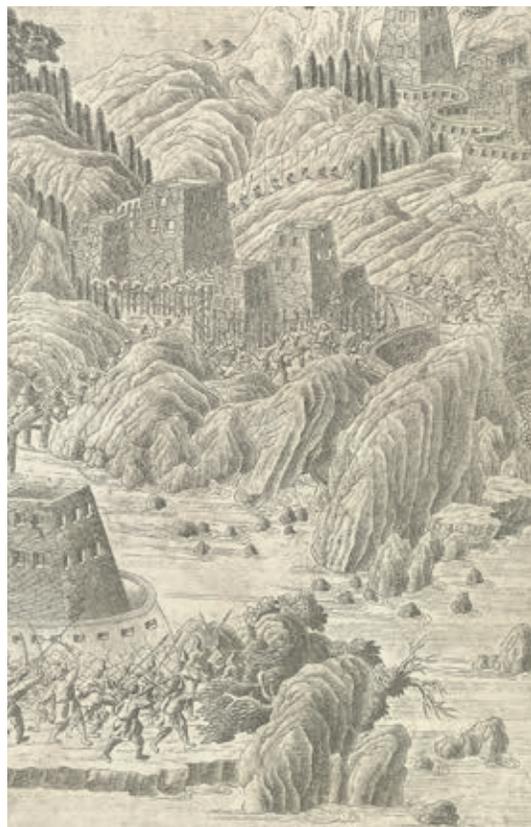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 清 平定廓爾喀圖 第五幅 攻克協布魯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178



圖6 清 平定廓爾喀圖 第六幅 攻克東覺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179

猛烈射擊，但無見到鐫刻有關清軍渡河之情景。

第六幅：攻克東覺山圖

本圖（圖6）的御製詩被置於圖左上方處，《十全集》補詠文字為：

過協布嚕百數十里，至足木古拉巴載山，下隔河大山即名東覺，兩山壁立。賊人鎗砲甚近，斷難徑渡。福康安、海蘭察分領將士，一由上游嚙多普山麓渡河，一由雅爾賽拉博爾、東拉各山繞至賊卡，復即會合一處，盡力追剿。此處為賊要地，克敵制勝更難於熱索橋、協布嚕。福康安等和衷冒險，奇正相生，深得兵家策敵之道。

本圖中有一條大河，河水由上層層往下流，江水採波浪紋呈現，而非常用的橫條紋，增添了流動感。清軍正依續渡橋，並展開猛攻，以火槍射擊，團團煙霧象徵著攻勢猛烈。



圖7 清 平定廓爾喀圖 第七幅 攻克帕朗古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183

在清軍猛攻下，守軍難以招架，崇山峻嶺中的小路，也可見到剿殺情景，敵軍節節敗退，撤守潰逃。

第七幅：攻克帕朗古圖

本圖（圖7）的御製詩被放置於圖右上方，《十全集》補詠文字為：

帕朗古在堆補木山南，前臨橫河，渡橋為甲爾古拉山，最為險要。福康安等，自雍鴉分兵數隊，奮力夾攻。令一路由帕朗古進攻奪橋，一路由上游集木集山下渡河，剿殺兩日一夜，連克大山兩重木城、四座石卡，共十餘處，奪據大橋一座。殺死賊目、賊匪五百餘名，賊人至此百分畏懼，懇乞歸降益加迫切。

本圖可見崇山峻嶺中處處設有石砌碉座，清軍在險惡環境下進攻。圖中亦見有人跪地求饒，清軍渡橋集結，戰事已獲勝利。整體而言，

本圖不太重視遠近大小比例，構圖內容龐雜，將投降場景置於圖後方，難以呈現恢弘氣勢。

第八幅：廓爾喀陪臣至京

本幅（圖8）的御製詩被置於圖上方處，《十全集》中並未有文字說明。〈清史稿〉載，乾隆五十七（1792）年「冬十月戊辰，廓爾喀貢使入覲。」不過，透過《大清高宗純（乾隆）皇帝實錄》可知，〈清史稿〉提到入覲時間，僅是啓程時間，並非到京時間。¹⁹本圖應該是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在紫光閣前之情景，惟刻意強調廓爾喀陪臣至京事。

本圖右下方，乾隆皇帝乘十六人抬之肩輿布輦前來，皇帝容貌身型較他人為大。在帳幕寶座右側前方，跪著廓爾喀使臣，大臣們恭候皇帝駕臨。帳幕兩旁有樂師奏樂，並備佳餚。有別於前七幅圖為戰事圖，本圖為儀式性場面圖，呈現的是勝利結果。



〈攻克帕朗古圖〉局部



圖8 清 平定廓爾喀圖 第八幅 廓爾喀陪臣至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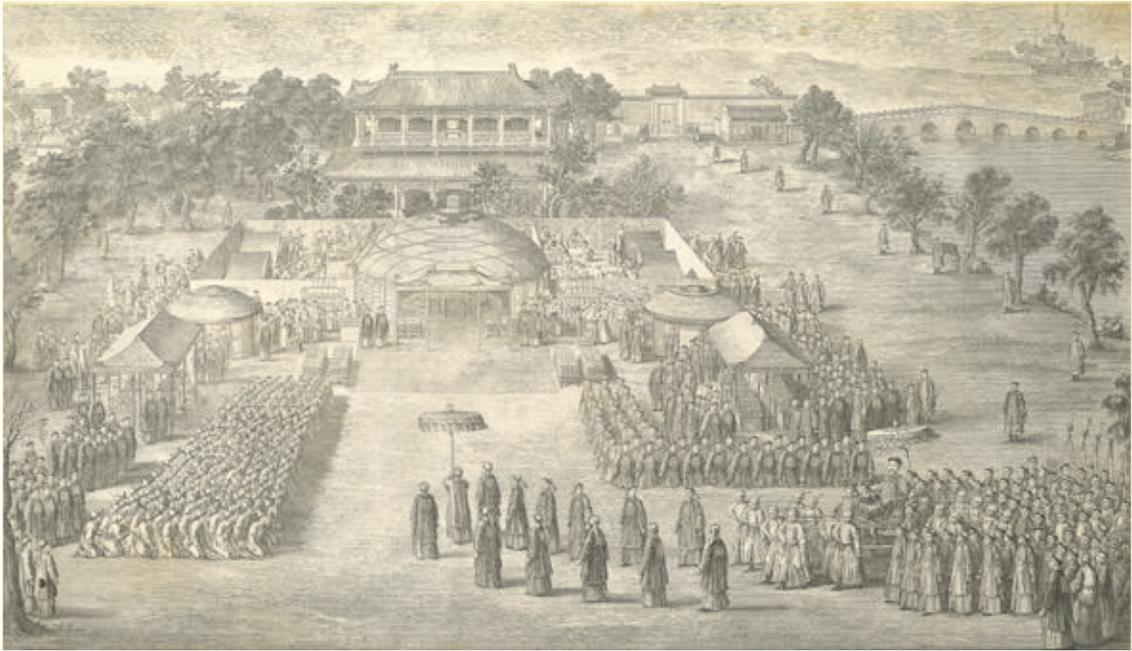


圖9 清 平定回疆圖 第十六幅 凱宴成功諸將士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56



圖10 清 平定金川戰圖 第十六幅 紫光閣凱宴將士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07



〈廓爾喀陪臣至京〉局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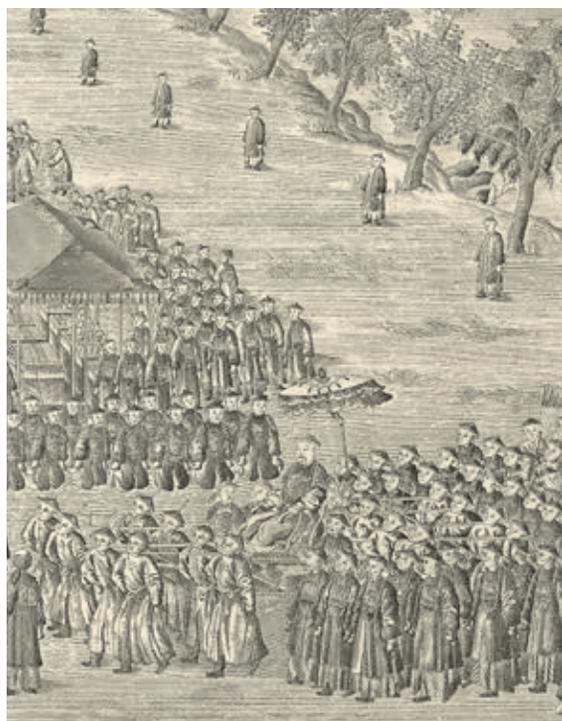
〈凱宴成功諸將士圖〉局部



〈廓爾喀陪臣至京〉局部



〈凱宴成功諸將士圖〉局部



〈紫光閣凱宴將士圖〉局部



〈紫光閣凱宴將士圖〉局部

然而，這幅圖有趣的是，其構圖與《平定回疆圖》銅版畫中的最後一幅〈凱宴成功諸將士圖〉（圖9），無論在樓閣、建築、樹木、塔座、人物，甚至是姿態等，頗為神似，但兩者最顯著的差異，除了鐫刻印製技法等有差別外，可能就是把圖左方跪在地上等待乾隆皇帝駕臨的那一批人，換成象徵性的廓爾喀人。〈廓爾喀陪臣至京之圖〉也與另一套《平定金川戰圖》銅版畫中之〈紫光閣凱宴將士圖〉頗為雷同。（圖10）造成這種情況，並非偶然，而是由於〈紫光閣凱宴將士圖〉亦是仿效〈凱宴成功諸將士圖〉的構圖所製。

結語

透過本文論述，除可較明確得知本套各幅圖之排列次序外，並可瞭解本套戰圖製作經緯及其後續印製頒賞情形，顯示本套圖在技法製作、印製及份數有所承襲，並可由本文介紹說明，對各幅戰圖內容有所瞭解。

正如林家維所表示：「戰圖大體上可分為戰爭場景以及儀式性場面兩部份，儀式則包含獻俘、郊勞與凱宴慶功三個主題，凱旋賜宴圖依例置于圖冊之末。」²⁰ 本套戰圖的前七幅為戰爭場景圖，第八幅為儀式性場景圖。戰爭場景圖並非著重於交戰，而是企圖展現在惡劣地形環境下大獲全勝的情景，儀式性的場面圖則是將乾隆皇帝與勝利相結，透過對方的臣服來表現戰事的結果。因有這場勝仗，方有本套戰圖製作，讓乾隆皇帝的戰圖又得重增冊。

過去，銅版畫戰圖常被視為是「紀實」之作，但檢視其構圖往往夾雜或融合戰事在不同時間所發生的片段，並以一面倒的方式

呈現，是否「如實」呈現戰事，值得反思。而不同套戰圖中的儀式性場面圖，經修改他幅作品構圖而成，能否視為是「紀實」之作？而由本文中提到獲額爾登保追認相符的似僅有御製

七戰七勝圖詩章，並未包含戰圖內容。要言之，戰圖銅版畫究竟有多「紀實」，似應有進一步探索之必要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另如盧雪燕，〈鏤銅鑄勝——院藏清宮得勝圖銅板畫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93期（2007.8），頁40-51；莫小也，〈歐洲傳教士與清代宮廷銅版畫的繁榮〉，《文化雜誌》，45期，（2002.12），頁93-116；閻輝，〈清代戰圖類宮廷銅版畫藝術研究〉（北京：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碩士論文，2005），以上等文似以此為排序。
2. 翁連溪，〈平定廓爾喀得勝圖〉，《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網站》<http://www.dpm.org.cn/ancient/yuanmingqing/160020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21年7月22日）。
3. 高田時雄撰有專著〈〔解說〕平定廓爾喀戰圖〉一文，詳論兩次廓爾喀戰爭始末，在論述第二次廓爾喀戰爭時，他把本套圖各幅圖次序列在各相關段落後，雖未列出圖名，但依文中次序，分別為：攻克擦木（第一圖）、瑪噶爾轄爾甲（第二圖）、濟隴（キロン）（第三圖）、熱索橋（第四圖）、協布嚕（第五圖）、東覺山（第六圖）、帕朗古（ペトラヴァアティ）（第七幅）、廓爾喀朝貢使進京（第八幅）。參見 https://www.zinbun.kyoto-u.ac.jp/~takata/TAKATA_Gorkha.pdf（檢索日期：2021年7月22日）。
4. 〈清〉慶柱等奉敕撰，《國朝宮史續編》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，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朱絲欄寫本），冊98，卷98，〈御題平定廓爾喀戰圖〉，頁13-16。
5. 〈清〉高宗乾隆撰，《御製詩文十全集》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，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），卷49，〈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有序·再定廓爾喀第十〉，頁10-19。
6. 〈清〉高宗乾隆敕編，《欽定廓爾喀紀略》，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，清內府朱絲欄寫本），冊3，〈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〉，頁1-14。
7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，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·乾隆朝》（北京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卷，1985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影印本）。
8. 〈清〉高宗乾隆敕編，《欽定廓爾喀紀略》，卷34，頁16。
9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，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，冊2，乾隆五十八年三月〈銅板處〉，頁431-432。
10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，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，冊2，乾隆五十三年十月〈記事錄〉，頁487。
11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，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，冊1，乾隆五十八年四月〈如意館〉，頁321。
12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《乾隆朝上諭檔》（中國：檔案出版社，1991），冊17，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六日，頁402。
13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，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，冊2，乾隆五十三年十月〈記事錄〉，頁488。但因《活計檔》也載有嘉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總管諭：「臺灣戰圖銅板一分，安南戰圖銅板一分，廓爾喀戰圖銅板一分，共銅板三分，俱照西域、金川戰圖各配做楠木罩蓋匣一件，每塊俱隨黃紛絲墊，得時照例交紫光閣陳設」的紀錄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，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，冊3，嘉慶三年十二月〈油木作〉，頁404。
14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，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，冊1，乾隆五十九年七月〈啓祥宮〉，頁266；冊1，乾隆五十九年五月〈銅板處〉，頁284-285。
15. 例如閩浙總督玉德、湖北巡撫高杞、雲貴總督書麟、兩廣總督覺羅吉慶、浙江巡撫阮元、安徽巡撫荆道乾、雲南巡撫初彭齡、廣東巡撫陸有仁、江西巡撫張誠基、福建巡撫汪志伊及署四川布政使事按察使先福等，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。
16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《乾隆朝上諭檔》，冊17，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頁109。
17. 〈清〉高宗乾隆撰，《御製詩文十全集》，卷49，〈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有序〉，頁10-11。
18. 〈清〉高宗乾隆撰，《御製詩文十全集》，卷49，〈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有序·再定廓爾喀第十〉，頁10-19。另有關每場戰事較詳細之敘述，亦可參考清高宗乾隆敕編，《欽定廓爾喀紀略》所載。
19. 〈清〉《大清高宗純（乾隆）皇帝實錄（二九）》（臺北：華文書局，1964），卷1414，自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上至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下，頁21-22。
20. 林家維，〈乾隆朝紫光閣賜宴圖研究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2015年4期，頁72。

院藏 清代

Treasures from the
National Palace Museum's
Collection of Qing Dynasty
Historical Documents

歷史文書珍品

2021.08.14-11.28

陳列室 103

Gallery

